

<<身体的冲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身体的冲浪>>

13位ISBN编号：9787541126260

10位ISBN编号：7541126268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Anita Shreve,安妮塔·伍瑞芙

页数：261

字数：207000

译者：陈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身体的冲浪>>

内容概要

三十年不到的人生里，本书主人公悉妮已经历一次离婚、一次丧夫。

为了从这双重悲剧的打击里站起来，她应聘去一对夫妻家里，给他们十八岁的女儿当家教。

在迷人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大海边，她与爱德华兹一家度过了美丽的夏天。

她住进别人家没多久，就以又像仆人又像家人的矛盾身份与爱德华兹家两个已成年的儿子本和杰夫相遇。

本在波士顿做房地产主管，杰夫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两人一样帅气，一样有成就，一样有吸引力，并且，似乎都对悉妮一样着迷。

随着在海边恬静生活的日子越来越长，悉妮陷入了一场奇怪的三角恋。

对那些由来已久的竞争和苦涩的秘密她无从知晓，也开始担心兄弟俩之间的争风吃醋会毁了这个家庭，也会毁了她辛苦重建的存在感，悉妮处在心灵搏斗的两难之间！

<<身体的冲浪>>

作者简介

安妮塔·伍瑞芙，美国著名畅销书女作家，当代优秀的作家之一。

曾在波士顿担任高中教师，后辞职在家写作。

早期的短篇作品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其中《经过小岛，漂流》，1975年获欧·亨利奖。

之后她搬到肯尼亚的内罗毕，在一家杂志社做记者。

三年后，她又回到纽约，为《纽约

<<身体的冲浪>>

书籍目录

2002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2003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2005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译
后记

<<身体的冲浪>>

章节摘录

下午，三点，昏昏欲睡的时刻。
脚底和地板之间，有沙粒硌着，隐隐地不爽。
湿湿的毛巾耷拉在床柱和门廊栏杆上。
门，被突来的一阵风带上，旁边有人被吓了一跳，发出一声惊叫。
八月里并不常见的西南风徐徐吹送，把那闷热的空气推进这老旧度假屋的各个房间。
盼望能从水面上吹来一阵东风，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叨叨：“来阵东风将会是天之所赐。”
清晨应有的活力在疾走和家教辅导中消失殆尽，也在精彩的阅读和懒洋洋的网球运动中耗损无遗，甚至大家连去朴次茅斯看奥迪全时四轮驱动车展的兴致都提不起来。
悉妮听说，爱德华兹太太秋天需要买一部新车。
房子里有客人要招呼，有人希望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就像期盼清爽的东风能到来一样。
不过，这不是悉妮应该挂虑的问题，她的午后时光是自由的。
除了一天几小时报酬可观的家教工作外，她的整个生活都是自由的，这甚至让她有些为难。
她换上了一身黑色的泳衣，大腿处已经被穿松了。
她二十九岁，身材仍然健美。
她从来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头发的颜色，既不是金色又不是褐色，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颜色，冬天会变浅，夏天会深一些，表面还泛着金色的光。
悉妮结过两次婚：一次以离婚收场，另一次爱人撒手人寰。
旁人第一次听说她的经历时都会很惊讶，似乎这是关于她的最有意思的事。
门廊上，红色的天竺葵映衬着沙丘上的一抹青柠绿和海水的一片湛蓝，看上去蛮有艺术感的。
其实并不是什么主基色，只是在自然界里才能欣赏到的色彩。
草叶的边缘像锋利的刀刃，企图划破小道上的木板条。
甜豌豆的长势快赶上盖屋顶的茅草了。
不受欢迎的蓟，一丛丛，在沙土里倔强地生长。
小道尽头的平台上摆放着两把阿迪朗达克山来的白椅子，很难弄到的，还有一把褪了色的遮阳伞躺在后面。
两个锈迹斑斑异常沉重的铁伞座放在一个角落里。
悉妮想，它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平台。
沿着不带护栏的木阶梯走下去，左边是新月形的沙滩，右边是岩石密布的海岸线。
悉妮跑过那片热沙，站在浅水里。
拍岸的浪花是一系列蜿蜒前行的哗哗声，闭上眼时，可以听到浪涛踏歌而来。
她准备好去迎接那冷冷的拥抱。
正如爱德华兹先生常说的，想让头脑清醒，这法子比电疗好。
冷水偷袭，白沫翻滚。
每当浮在水面上时，盐水便进到鼻腔里，带来一阵刺痛感。
她站起身来，蹒跚了几步，又立直，像狗一样甩甩自己的身体。
只有当她的脚变麻木的时候，她才双手抱胸休息一下。
她又一次潜入水中，然后仰浮在水面上换气，任由那比在岸上看起来更汹涌的浪涛将她抛上浪峰，又将她带入低谷。
她就像海滩上留下的漂浮残骸，尽情随波逐流。
她在海里玩身体冲浪，沙不断地从领口钻进泳衣里。
小时候，她每次脱下泳衣时，都能从裤裆那儿抖出不少的沙。
她俯身用海水洗去腹部斑驳的沙迹，正好看见一个不错的浪头正扑过来。
她站直身，背对着浪头，然后又被推上了浪峰。
身体冲浪的诀窍就是要能赶上浪尖。
她手臂伸直，眼睛紧闭，像是穿越白色澎湃的一发子弹。

<<身体的冲浪>>

接着，裸露的臀部和大腿擦到了滩底。

她爬到沙滩上，退去的海浪在她的小腿下削出一片空白。

又一个浪头打来，拍上了她的背和颈。

她把凌乱的湿发从脑门上拂开，抹去眼睛周围的水，看见沙滩上出现了一个先前没有的身影，晒得黝黑的胸膛，还有一片红斑。

那是一个穿着沙滩裤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块又宽又炫目的粉色的布，站在她面前。

“我是被派来送毛巾的。

你就是悉妮，对吧？

” 如果不是就稀奇了。

方圆一千码的水域里没有别人。

屋子里，家具都是白色的，中看不中用。

两张沙发椅套上有轻微擦脏的痕迹和令人心烦的污渍，还有羊毛衫上掉下来的藏青色绒毛。

长久以来，细小的沙粒反复摩擦着枫木地板，似乎已光可鉴人。

通往地下室的阶梯口放着一篮旧报纸，还有一个什么都装的柳条筐，里面的东西并不适合这种中性的室内装饰，不过说不定别的地方能用得着。

一条炫紫色的牵狗绳、一个霓虹粉的可粘贴便条本和一件荧光橙的救生衣，全是些非自然色的小东西和体育用品。

爱德华兹家从一九九七年才开始拥有这个房子，可爱德华兹太太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整个家族已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甚至好几辈了。

（竟然有家庭传统、老生常谈的往事，还用装满了海玻璃的罐头瓶子做门挡。

）爱德华兹先生私下透露，在这之前他们只是租用附近的小屋度假而已。

与他的妻子相反，他似乎是一个与谎话绝缘的人。

悉妮与客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是一对从纽约市过来淘古董货的夫妻。

通常早上都能看见水池里有浅蓝色的牙膏泡，镜子上有粉色的化妆品斑点，用过的纸巾被塞在水龙头后。

悉妮每次用水池前都要例行公事般地用毛巾把它擦洗一番，然后在走向房间时把毛巾放进走廊上的洗衣筐里。

悉妮明显地感到朱莉——爱德华兹家十八岁的小女儿，反应迟钝。

不管上多少辅导课都不太可能让她像爱德华兹太太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地度过高中最后一年。

而且悉妮还认为，这最后一年几乎肯定会让朱莉很受挫。

可爱德华兹太太谈起霍利奥克山大学和斯沃斯莫尔大学时总显得头头是道，甚至认为斯基德莫尔大学朱莉也可以稳上。

悉妮听到这些只能在旁惊讶地眨眼。

朱莉的性格很容易受人影响，急于讨好别人。

她非常漂亮，肌肤白里透红，双眼像海玻璃一般幽蓝。

悉妮看得出这个愿意用整天时间来学习的女孩，最终还是会让她的母亲失望，让她的父亲伤心，并不是因为她进不了她母亲谈得头头是道的那些大学，而是因为她如此努力却不能成功。

窗玻璃上的盐粒成对角线形分布，仿佛有人用海水泼过窗户。

门廊旁边那一排窗户，每周得清洗两次，以便欣赏窗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景。

有时，悉妮觉得自己的存在会影响这个家庭的安宁，因此她常常是在被需要的时候才出手帮忙，而不被需要时就在一旁安静地待着。

这家人的两个儿子睡在“男生寝室”里，朱莉的房间在临海这边。

爱德华兹夫妇的卧室望出去是一片湿地。

客人呢，和悉妮一样，住在次一点的双人房里。

爱德华兹夫妇曾对悉妮说过，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就可以了。

但每次她试图叫“安娜”或“马克”时，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找到了别的方法来称呼这对夫妇，例如“你的丈夫”、“他”或者“你父亲”。

<<身体的冲浪>>

悉尼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飞行比赛选手。他在树丛间以二百五十英里的时速飞行，还在一英里大小的空地上空做特技飞行表演。一旦擦到门或被导航仪误导，飞机铁定会朝地面俯冲而坠毁。只要有办法，悉尼总是和安德鲁一起去比赛现场——苏格兰、维也纳、旧金山——看着他在空中以每秒四百二十度的速度旋转飞机。在这种场合，安德鲁俨然是个明星，还有人找他签名。他穿特制防火衫，戴着防护头盔，背上还有降落伞——离地面三十英尺才打开的降落伞又有什么用呢。

第一年，悉尼觉得飞行比赛新奇而刺激。

第二年，她开始担心。

仔细考虑第三年以及想要孩子的打算，她脑子里浮现出安德鲁火中葬生的情境，够了。

她的飞行员尽管非常难过地看见婚姻划上句号，不过仍然无法放弃飞行。

悉尼在二十六岁时遇见她的第二任丈夫。

在马萨诸塞州的收费公路上，车的右前胎爆了，她只能把车停在路边。

一分钟后，一辆车从后面撞上了她的本田思域。

当时她正在车头前看爆胎的情况，所以她也被撞上了，还被车推着滑了一段。

在牛顿-韦尔斯利医院的急诊室里，丹尼尔·费尔德曼不得已剪开了她身上的衣服，还指责她不应该在桥上停车。

一周后，他带她去了波士顿的比巴。

婚后的第八个月，丹尼尔在贝塞以色列医院当班的时候，因动脉瘤而导致脑溢血去世。

悉尼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傻眼了，一阵震惊慌乱。

许多识趣的人都不会对悉尼直言这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和一个担心会失去的男人离婚，又嫁给一个应该有得救的机会却过世的男人。

不过她知道，爱德华兹先生是很想讨论这个的，虽然他很善良又容易亲近，却总忍不住纠缠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那飞行员还在飞吗？”

“有一次他们一起洗碗时他问起来，‘你说你丈夫曾被调查局拘留过？’”

“相比之下，爱德华兹太太从不避讳。”

“你是犹太人吗？”

“这是她在引悉尼去卧室的时候问的。”

悉尼并不清楚爱德华兹太太更想听到哪个答案：是犹太人，更有意思的回答；不是犹太人，更容易接受的答案。

那个医生是犹太人，飞行员不是。

悉尼可以算是混血，她遗传了犹太人父亲的颧骨，从信仰上帝一位论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蓝色的眼睛。

悉尼的头发也是父母遗传基因的平均综合——反复无常的卷度，浅浅的金色。

父母分居前她是帕特米萨瓦，但在后来的青少年阶段，她被努力培育为一个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徒。

现在直面人生，她认为这两个阶段都没联系现实，好似幼儿时代一般不食人间烟火，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没能在她面对离婚和死亡时帮助到她。

就像离地面三十英尺时才打开的降落伞。

去年夏天，悉尼与丹尼尔的父母住了一周，他们的家在特鲁罗。

这真是一次高尚的尝试。

费尔德曼太太，悉尼在短时期里叫过她妈妈，认为悉尼和他们一块住能给他们带来些安慰。

可事实相反，看见悉尼只会让费尔德曼太太一阵阵传染性地伤感。

丹尼尔死后的日子里，悉尼的母亲拒绝相信这一既成事实，悉尼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丹尼尔死于脑部动脉瘤。

“怎么可能？”

<<身体的冲浪>>

”她妈妈不断地问。

悉妮的父亲坐火车从纽约州赶来参加葬礼。

他穿了一件灰褐色的军用雨衣，戴着一顶犹太人的圆帽。

令人吃惊的是，他哭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试着宽慰自己的女儿。

“我觉得你能很快复原的。

”他对着牛扒和烤土豆说。

离婚和丧夫的双重打击让悉妮感情瘫痪，无法完成发展心理学的硕士论文，只得从布兰代斯大学的研究生院退出。

从那时起，悉妮经朋友介绍做了几份临时工，有一份是大材小用，另一份则专业完全不对口：哈佛医学院微生物系的文员（大材小用）；纽伯利街上一家画廊的经理助理（不对口）。

悉妮为这些工作机会而感恩，因为毕竟有机会可以转移注意力自我复原。

但她最近开始想，也许这荒谬、无所事事的人生阶段该到头了。

“你一定是那个家庭教师吧。

” “你是？”

” “本。

门廊上那个是杰夫。

” “谢谢你拿毛巾给我。

” “你很会玩身体冲浪啊。

” 悉妮发现自己很在意哀恸的减弱。

她以前伤心时觉得自己与丹尼尔联结得很紧密。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离她越来越远。

现在再想他时，更像是在怀念一个失去的可能，而不是一个男人。

她已经淡忘了他的呼吸，他的躯体。

“所以你回复了那个广告？”

” “对。

” 悉妮用泡泡糖粉色的毛巾裹住身体。

远远地，她看见另一个男人从门廊的椅子上站起来，把手搭在栏杆上。

“你是老师吗？”

” “不，目前来说我什么都不是。

” “真的。

” 悉妮不确定真的是什么意思。

蔑视？

失望？

还是迷惑？

悉妮注意到另一个男人发色要浅些，体形略显清瘦。

杰夫拖曳着步子走下门廊的台阶，踏上木板小道。

几秒钟后，消失在视线外。

当他的身影再次浮现在木台上时，悉妮看清楚，他穿着沙滩裤和海军蓝的马球衫。

杰夫在台阶的尽头等着他们。

悉妮先看到他的脚（穿着旧的浅口便鞋），然后是他的腿（被晒得有一点黑，有金色的腿毛），最后是褪色的短裤（灰色夹着紫色的斑点；她猜原本是海军蓝，可能不小心被漂白剂洗成这样）。

他退后给他们俩让路，对她做自我介绍，这狭小的空间让人觉得不舒服。

悉妮的鼻子里开始流出盐水。

她和杰夫握了握手，她知道自己的手一定是冰冷的。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杰夫说。

<<身体的冲浪>>

悉妮有点失望。

她原以为他会说多一点。

杰夫的脸松弛开阔，一双绿色的眼睛给人坦诚的印象。

悉妮想，以他的年纪不太可能不圆滑世故，不过看上去就是这样。

他们家的狗，塔洛斯（卡图洛斯的简称？

）小跑过木板小道，直接停在杰夫身边。

这证实了她的想法，她认为动物的直觉总是准的。

“嘿！

”杰夫弯下腰充满爱意地抚摸金毛猎犬。

爱德华兹先生、太太和朱莉走到门廊外，一家人聚齐了。

本抱着朱莉左右摇晃。

柚木小桌上放着六杯冰红茶。

杰夫拿起一杯，微笑着递给悉妮。

她注意到他和他的兄妹一样，都有着特别整齐的牙齿。

那是她梦寐以求，且希望矫齿术可以帮她得到的。

悉妮的母亲总是不记得带她去牙医那里做常规检查，所以她现在的笑容不是那么完美，一颗翘出来的牙齿是她的特色。

本有着和他母亲一样的棕色眼睛。

杰夫则长得像父亲。

悉妮靠着栏杆，把毛巾拽紧了些。

她猜她的头发因为在盐水里浸泡太久的缘故一定像蛇发女怪一样可怕。

先前冷漠的爱德华兹太太和儿子们打成了一片。

门廊上，她显得占有欲很强，没有一刻安静，不时地摸摸儿子们，也好让他们可以和她有肢体接触。

她想被别人看成是个完美的母亲。

不，悉妮清楚，她是想让悉妮明白，她的儿子们最爱自己的妈妈。

悉妮对这两兄弟不太了解，只知道：本，三十五岁，在波士顿的房地产公司工作；杰夫，三十一岁，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政治学教授。

悉妮预计这事会被再拿出来，不过爱德华兹太太在自己儿子们的面前表现出了不寻常的自制力。

爱德华兹太太穿着卡其色裙裤和白色马球衫，腰腹部最难减掉的赘肉便突现了出来。

悉妮会建议她穿量身订做的白衬衣，不要扎起来，裤子再长一点——不过这不是她能说出口的。

爱德华兹先生的穿着正如一个从不考虑穿着打扮的男人：宽松的卡其裤，松垮的高尔夫球衫，衣服肩线掉在手臂上。

当他懊悔早餐吃了甜甜圈或晚餐吃了椰子派时，常常会把双手平放在肚子上，这样看上去像是他那高大身形上多长了个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他的确喜欢享受这些美味，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为了外表上的虚荣而愿意放弃这短暂快乐的人。

不像爱德华兹太太，她一面虔诚地计算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一面却又吃大量的蛋、肉、乳酪来加速朝死亡迈进的步伐。

就算她晚上当做零食吃的光滑黏稠的低糖冰淇淋，也似乎是在直接投放胆固醇分子在血液里。

<<身体的冲浪>>

编辑推荐

美国畅销书女作家伍瑞芙《身体的冲浪》，2007年4月在欧美问市，5月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国内独家授权的中文版2008奉献读者！

对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刻剖析，记安妮塔·伍瑞芙的作品既打动人心又不晦涩难读。

这一次，她用最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奉上一个关于渴望家庭生活，复苏心灵，勇敢去爱的难忘故事。

“安妮塔·伍瑞芙最新的小说是对于婚姻、道德、家庭奉献和破裂联系紧密的、有深度的联想，她敏锐地、技巧性地引入了关于阶级和宗教的话题。

” ——《今日美国》 “欺骗充满了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

” ——《华盛顿邮报》

<<身体的冲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